

第一部以**民办高校**为题材的准写实长篇小说 / 第一部向社会各界展示民办高校教育体制的作品

· 青春第一“民办”伤痕 ·

Du Lu De Tian Tang 堕落的天堂

踏月而来◎著

天山那片美丽的彩霞一直是我对她的眷恋
三年前故事中的男主角——我
一直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生活
默默的生活



吉林摄影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堕落的天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堕落的天堂/踏月而来 著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606-530-X

I. 堕… II. 踏… III. 新闻报道——纪实文学 IV. G. 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60612号

编 著: 踏月而来

责任编辑: 王亦农

责任校对: 佳佳

策划编辑: 达日汗 尹焱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责任印制: 吉林音像出版社对外综合编辑室

社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网 址: www.hdhcb.com.cn

E-mail: xz1314@126.com

印 刷: 内蒙古民族大学印刷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6-530-X/G. 115

定 价: 22.00元

网友的话：

看了这篇小说，感觉像是真的事儿，感觉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其实不是，可以这么说，民办学校都是共通的，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BK就如是，这也是北京一所还算不错的学校。我来北京的时候想我仍是一所打着名牌学校培训部幌子的学校，仅仅一年他就悄无声息，整个学校都不复存在，BK实实在在地就是不错的，可就是在这样一所不错的学校里，他的情况还是和我们所熟悉的民办高复相同。这是民办高复的共性？我无从面答。

北京的高复由考生大概有一半是经济困难生，还有就是业余学习的，可以说写学校的首考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是复杂的，在看似一个首考生一个人在校生的角度去评价高复之于一人一事，可高复又否之，发火博到，尤其是人物的感情描写的细腻丰富，其灵感提升了作品应有的分量。校高小说我见多了，网络小说我也见多了，但是《圣圣的天道》却有着它独特的一面，可以说这正是她超越一般网络小说和一般校园小说的共性；

高复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堆的荒诞而且非常戏剧化的画面卷，想尔也写出了我们记世和曾经过的民办高复的学生的心路，那对他写出了当年一拨的三

——网名：沧浪火（苗力）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于网路上发现了《堕落的天堂》，其实我是不大爱看小说的，但是这次例外。

“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民办高校为题材的准写实小说”，“一部用亲身经历讲述民办人的爱情、学习与生活，以及民办高校希望与未来的著作”很震撼地开篇！」作对一个在北京民办高校读书的自考生来讲，的确觉得应该去看一看，究竟作者写了些什么？是否真的如其所言？

北京的民办高校数量之多，也许是全国之首，各地的高考失败者或想再镀金者充斥这里每个角落。他们真的是“天之骄子”吗？我不敢说是！因为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而看完整个作品之后，我的感觉只有一个：真实！一种很残酷的真实！

或许笔者经历尚且稚嫩，但所述述的一切，仿佛就在身边。这绝对是令每个民办高校学生产生共鸣的作品！会令人深深的震撼！

或许民办高校刚给人的感觉就是堕落的天堂，进去的人迷糊、无助、消极！

这里是你一不小心，就会走向更失败的地方，也许会是你冲破荆棘，走向黎明的地方！

文中的主人公“汪楚材”，我想一定是笔者所要表达的积极的一面，他善良而真诚、自强且自信！不愿意屈服于命运，他渴望成功！而我也相信所有这样的民办高校生，并不是某些人眼中的垃圾！而他们的努力会被承认！他们是如此优秀！曾经的我也很迷茫，处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我们能做的还有什么？？？文凭？能力？什么都没有，唯有靠自己心中坚强的信念，凭自己的毅力与恒心、真诚与勇气去获取成功。

——网名：aken（邱梁）



这是一部民办高校生不得不看的小说，这是一部刻画同龄人情感世界的小说，这是一部所有关注民办教育的人不得不关注的小说。真实大胆的故事，波澜曲折的情节，跃然纸上的人物。

主人公梨莺不羁的个性贯穿于全文，带动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作者以自己的过往为原型，爱憎分明地勾勒了当今民办大学生情感世界、生活风貌，弥补了当今大学生反映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活的空白。

每个时代都需要而且能有自己的时代伟人，同样地每个社会群体都需要而且能有自己的代言人。籍此，作为千万个阅读者之一，我觉得该书作者成为民办高校学生群体的代言人实乃理所当然，当之无愧！

——网名：仁本自然（骆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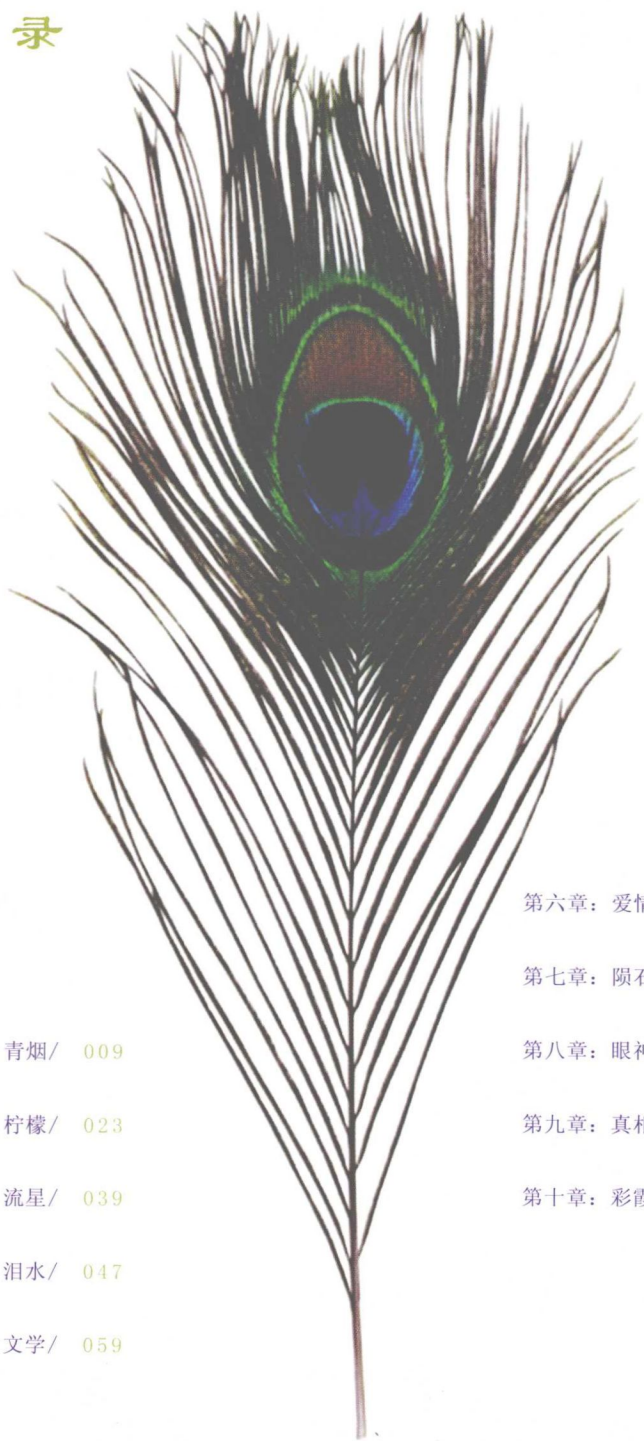


在中国，民办大学才刚刚起步，自然有他好坏的两面。
只有大胆的揭露黑的一面，表露进步的一面，才可能健康发
展。

作者有着亲身经历，以准写实的办法又有说服力。本人也在民
办混过两年，十分支持本书书文作者。

——网名：风光（胡洪光）

目 录



第一章：青烟/ 009

第二章：柠檬/ 023

第三章：流星/ 039

第四章：泪水/ 047

第五章：文学/ 059

第六章：爱情/ 073

第七章：陨石/ 093

第八章：眼神/ 113

第九章：真相/ 125

第十章：彩霞/ 149

《堕落的天堂》内容简介：

天山那片美丽的彩霞一直是我对她的眷恋，三年前那个故事中的男主角汪楚材——我，一直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生活，默默的生活。除了手中的香烟、床前的那件美丽的衣裳，胸前的陨石之外，我的生活就只有对周彤的无限追忆。看到天边的彩霞，像她一样美丽迷人，我期待她的出现，也相信她一定会出现。

当有人把民办高校比作“堕落的天堂”时，以汪楚材、秋林风、周彤和白雪儿为首的一群追梦少年来到了北京一所民办高校——BK大学，于是拉开了一幕幕动人的故事。在这里不排除有人在堕落，但是，更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奋斗。

尽管他们在统招生面前是那么的自卑、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常遭遇白眼、尽管他们的校园——民办高校在短暂的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在这个被称为“堕落的天堂”的角落里，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一样是优秀者！

“堕落的天堂”里，这群追梦少年，他们有真诚的、有虚伪的，甚至有的为了物质上的需求而虚构自己的感情。

汪楚材对白雪儿一片痴情，换来的却是伤心和痛苦，因为这个漂亮的女孩背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一年的感情生涯中，她逐渐暴露出自己的本性，以金钱之上的观点去摧残爱情，她的形象典型的代表了当前部分女生为了虚荣而自私无情的表现。

美丽善良的周彤多才多艺，对汪楚材一见倾心，在他若即若离的感情面前、在秋林风的追求下，仍然那么坚强的坚持自己爱的选择。

痴情的汪楚材在得知白雪儿的真实身份后，仍然想以自己的爱去呵护她，希望她能在选择好自己真正应该走的路。但是，白雪儿却再次利用汪楚材的弱点欺骗了他……

悲痛欲绝的汪楚材在周彤充满深情的哭诉中，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依然充满阳光的生活，他明白了爱的真谛，真正爱他的人就是这个把保护自己生命的平安石送给他的彤。但是正准备他像她爱他那样去爱她时，她却……

第一章：青烟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是诗人汪国真的名言，我们既然来到了北京，选择了BK，我们就应该抛开过去所有的伤痛，用信心铸造我们的理想，用微笑去迎接明天的太阳。

我们不是神，也不是圣人，我们只是一群正想去追赶太阳的人。我们选择了自考这条道路，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就不管这条路有多么崎岖，不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将要淌出多少汗水，我们都要忠于自己的选择。走过沼泽地就是大草原。即使道路再艰难，只要我们有一份执着的情，有一颗必胜的心，美好的未来是永远属于我们的。

第一节

又一次做这个梦，从三年前那件事后，总是断断续续的做这个梦，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我从床上爬了起来，坐在床上拧开灯。

凌晨三点，以前做这个梦也总是在这个时候。

点燃一支烟，我用的是火柴。从发生那件事后我居然爱上了抽烟，有事没事总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然后一直等到烟头快燃到手指时，才吸上第二口，然后轻轻地掐熄。

三年了，每次抽烟都是这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独特的抽烟方式，并且从来不用打火机。

三年前的那件事又在脑海里浮现。一缕淡淡的烟轻轻地飘散着。三年了，总是忘不了那一幕。仿佛只有手里燃起的这缕青烟才能让我窒息的灵魂找到短暂的停靠。

其实故事还是从四年前开始的，也就是公元2000年的秋天。

那其实是一所很美丽的校园，尽管它的校园面积只有500亩，但种植的各种花草真的很让远离父母来这里求学的学子们感到一种舒适和陶醉的感觉。

但是自从因为那件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尽管那里有不少的同学，但我那颗曾经燃烧的心却在那里熄灭了，也可以说是停止了。

扔掉烟头后，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汗，做梦时流的汗，在一支烟被烧完后，它还是没有停止往外做功。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山的周彤。我是民族混血儿，不是国籍或肤色混血儿。我妈妈是维吾尔族人，我爸爸是汉族人。

这是周彤的简单介绍。

KA0，这也有什么炫耀的？不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生下来的种么？中国十多亿人中不知道有多少呢？如果连这也值得说的话，是不是在我介绍的时候也说说我是混血儿呢？因为我爸同我妈不是

同一个地区的啊，应该属于区域混血儿啦；老爸老妈宗教信仰不同是不是也要说成是宗教混血儿呢？

汪楚材坐在她的后面，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她的背影。近一米七的个子（当时还以为是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后来证实她确实有这么高），过肩的秀发，一套雪白的连衣裙。

一大堆男生开始窃窃私语，一副副狼一样的目光暴露出男人的本性，尤其是在计算机系里，在这个只有40个同学而男生却占了35个席位的班级里。

汪楚材在进班级前曾同单滨开过玩笑，如果说能在计算机系里看到美女，就等于高考250分也能上清华北大。看到从计算机教学楼出进的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侏罗纪生物，两人后悔莫及。天啦！以后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四年啦，这跟但丁炼狱中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看到这个民族混血儿后，才知道，250分的说法不定真的也能上清华北大，说不定他老爸或老妈是大官或大款啊！

第二节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7点了，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我按着惯例，用二十分钟完成了出门的必需动作。

从一家面包房里买了两份面包，走到公交站台候车。自从搬到北苑这边来，早餐都是到这里购买，形成了规律。每天早上只要我一推开那扇玻璃门，面包房小姐就把已经打包好的面包递给我。我买的是那种中间带豆沙的，从来没有更换。

今天还好，车上的人不多，不像以前那样拥挤，尽管是站着，终究舒服点，我来到车厢后面，一手扶这座椅的扶柄，一手插在兜里。透过车窗，我试着想让自己不去想昨晚那个已经做了N次的梦。

A122宿舍。八个男生来自六个省。

汪楚材和单滨回到宿舍，其他六个早就回来了。李晓铭正端着盆子洗完苹果从洗手间出来。

来来来，一人一个。话还没说完，盆子里就剩下一个了。

唉！速度真快，比军训时还厉害。李晓铭叹惜留在盆里的是最小的。

柴英华咬了一口，问李晓铭，这就是你山东烟台的苹果？

废话，难道是你山西煤矿里产的？！李晓铭发现柴英华手里拿的最大。

大家看到李晓铭生气的样子都感到好笑。

把盆给我，我柜子里还有一些梨子。汪楚材说着就去拿盒子。

李晓铭挡住他的手，不用啦！晚上不能吃梨。

为什么？汪楚材满脸疑惑。

拉肚子！罗东在上铺就“啪”的一声重重地坐在床上。幸好这是铁床，要是木床不被他那两百斤重的身体压坏，鬼才相信。

李晓铭坐在柴英华床上又开始大谈烟台的苹果。从土壤、气候，谈到嫁接、管理，再到采收、包装、销售。真怀疑他当初为何不去学林业或市场营销而选择计算机。

其他几个开始去洗漱，因为这个烟台苹果的话题已讲了好几个晚上，谁还愿意去听？柴英华也是苦于李晓铭拉着他，只好装着不厌其烦的样子，肯定是从这边耳朵进从那边耳朵出。

二十分钟后，大家都爬到自己床上。

喂，我说哥们，今天我妈打电话来，要我们检查一下这被子枕头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刘凯边在

堕落的天堂

床上叠衣服边神秘兮兮地对大家说。

废话，棉花。七个人异口同声。

我知道是棉花，如果要是黑心棉就完啦？刘凯干脆放下衣服同大家说。

什么黑心棉？解释一下。罗东已经躺下了，听到这里忙爬起来问。

我妈说，她在报上看到南方有几所大学经过检查发现枕头和被子里放的是劣质棉花，并且中间有铁钉、废纸、塑料袋、破布等。你们想想这多恐怖，用这些东西枕着脑袋盖着身体不得病才怪呢？刘凯很严肃的说。

那我们这里有吗？蒋春桦忙把被子推到床尾。

不知道，我还没有检查。刘凯摇了摇头。

那我们一起检查，不然以后就惨了。汪楚材听到刘凯说得那么恐怖，不敢去碰被子。

检查，一定要检查。

怎么打开？

没问题，我们用剪刀把枕头和被子剪一个小口把手伸进入抓一把东西出来，就知道了。

谁有剪刀？

没有。大家表示都没有。

没关系，用小刀也行，划开，再用针缝上。

不如这样吧！只检查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子就可以了。

不行，说不定检查的正巧是好的呢，要查就全部查，反正现在离熄灯还早。

对。

于是大家掏出小刀开始全面检查。

妈的，有些生产商太黑心了，盖个被子都害怕。单滨很气愤地说。

大家开始折腾了……

吱吱～吱

公交来了个急刹车。当时正右手拿着书看，幸好左手抓稳扶柄，不然肯定会像那个妇女那样摔倒。但我还是不小心踩着前面一个女孩脚，一双雪白的靴子让我在她的右脚上印了个大大的图案。

她看着我，那含怒的眼神像一团火向我扑来，似乎想把我毁灭掉。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陪着笑脸很诚恳地道歉。

其实我很久没有真心笑过了，自从那件事后，除了春节回家在家人面前微笑之外，我的脸一直是冷冰冰的。这次我知道自己笑得很勉强，但确实很真诚。从急刹车的一瞬间，我的左脚本能的向前用力地踏出一步，是为了缓解惯性，也是为了自己能有个更好的姿势不被摔倒。

那一脚绝对很有份量，她还是盯着我，周围的人也开始注意到这边。

我想起去年在车上不小心踩着一个妇女的情景，我道了N次的歉，但她却拽着我的衣服，打死也不同意，还说我非礼她。瞧她那模样，都比我妈还老，满脸横肉，没有三百斤也有二百五，典型的一头老母熊。当时闹得整个车厢都在看新闻（尽管这种现象在公交车上每天都能免费欣赏到的，大家还是很喜欢看）。我说，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当时也比较火。那是从那件事后，两年来第一次发火，平时总是一个人背个灰色的双肩书包默默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中。老母熊说，赔医药费，至少三百。哈哈，我笑了。敲诈，要不你报110吧，我们找警察如何？我狠狠地盯着她。报就报，她还很横的。我掏出手机就开始按键。她一手向我抓来，但是她很不幸运的是，我很轻易的躲过了，她自己却差点晃倒了。

司机开门，我要下车。车这时早就停在路边，司机也在旁边看热闹。我当时很奇怪，居然没有人来劝架。老母熊走到门口时，还唧唧歪歪地骂了几句。TMD，你再骂一句！我揍死你。要不是从她口里喷出来的那句话很毒，我还不至于那么凶。一股压抑了两年的怒气只要一点着就会爆发了，老母熊还没等门完全打开就用那庞大的体积挤了下去。后来回到宿舍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当时的动作真的很恐怖？不然那个老母熊怎么就轻易滚下车呢？

她还是盯着我，那表情是在忍着痛也在忍着怒。

要不你也踩我一脚。我把脚伸到她前面，我穿的是一双运动鞋，从带着那件事的伤痛离开BK大学后，我就没有穿过皮鞋，连自己也找不到是什么理由。

她还没吭声。

要不你多踩几脚。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在三年前，我肯定不是这样对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女孩说这样的话，至少是脸皮会比较油的同她侃。

周围的几个人笑了，她也忍着痛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没关系。

我舒了口气，总算没事了。

MD，这司机是怎么开车的，太不象话了。一个坐在座位上的中年男人骂了句。

那小孩也是的，骑个自行车乱闯，要不紧急刹车，肯定要撞着。一个妇女说。

听到这几句才知道刚才差点旋起龙卷风的原因。这里正在修建五号轻轨，本来不宽的公路显得更加拥挤了，正是上班高峰期，一些上学的中学生骑着车喜欢相互看谁飙得快。

第三节

超市。

喂，你好！请帮我拿一下上面的高乐高好吗？汪楚材与单滨正商量是买伊利奶粉还是买蒙牛奶粉，一个小女生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她扎着两根辫子，穿着背带裙，一双大眼睛正盯着汪楚材。

见是盯着自己，汪楚材就伸手从最上层取下一袋高乐高递给她。这时他才注意到，这超市的货架特别高，他1米75的个子伸手才刚好够得着上面的东西，何况这预科部的小女生。

预科部是学校里开设的大专预科班，只招收初中毕业生。看到小女生那纯真可爱的样子，他很自然的想到。

那小女孩对着汪楚材甜甜地说声谢谢就走了。看到货架他不由得笑了笑，到北方好像什么都比南方高，在北京乘公共汽车是伸手扶着上面的扶杆，而在南方是曲手拉着从扶杆上吊下来的拉环。怪不得老乡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北方人比南方人要相对高一点。

单滨见他一个人偷着乐，问他笑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汪楚材忙罢手，忽然惊讶地对单滨说，我觉得这小女孩挺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什么大惊小怪的，说不定前两天在校园里碰见过她啦。单滨手里拿着一包蒙牛顺口说。

汪楚材笑了笑，是啊，在这不到500亩地的校园里经常偶遇太正常了。

下了晚自习回到寝室后，汪楚材躺在床上翻着《青年文摘》，柴英华与钟笙大谈BK无美女，并遗憾万分地说计算机系最可怜，不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也不好；外语系尽管女生如云，可惜美女数目

堕落的天堂

如北京天空的云，晴天无白云，阴天无乌云。好不容易有几个颇有姿色，可惜屁股后面早就沾上了一大堆护花使者。

唉！BK自古无娇娘，残花败柳排成行；即使有对野鸳鸯，也是野鸡配色狼。

柴英华坐在床上唉声叹气，说自己三班最可怜，如果用“自古红颜多薄命”来形容，那他班的女生绝对寿比西天如来。

钟笙也像做错了人生选择似的，叹了口气说，天下无处不芳草，千万别在BK找。

那可不能这么说，汪楚材班上有几个挺不错。单滨躺在床上说。

你是说穿白裙子和留短发的那两个？钟笙一骨碌爬起来。

听到说起李颖和周彤，汪楚材不由得放下书去听。

对，就是那两个。单滨说。

那两个是汪楚材的，我们就不要去插一杠子了，让我们的兄弟去慢慢享受吧。钟笙倒在床上失望地说。

喂，可不能乱说我。汪楚材觉得这样随便乱谈别人的事很不好。

别装了，今早上我就看出来了。单滨又是冲着汪楚材奸诈地笑了一下。

这时，他才想起，早上在班级门口的时候，单滨为什么笑得那么奸。

当时，汪楚材同单滨一起去教室，在教学楼大门口碰上李颖和周彤。李颖非常热情地走上来打招呼，周彤在旁边微笑着看着汪楚材。

嗨！两位美女早上好！汪楚材微笑着。

她俩当时表情毫无变化，当时他还在想这年代的女孩也太脸厚了吧，夸句美女都毫无表情，看来真把自己划入美女行列了。不过这两个确实称得上是美女，不光是在侏罗纪生物横行的计算机系，还是把美女列为稀有动物的BK大学。

李颖斜着头看他，你们男生真懒，今天发书都不带书包。

单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汪楚材学着李颖的样子对她说。

你们女生才懒呢，这么一点儿书都用书包去背，而我们男生可勤快了，双手去捧书，代表我们对知识的恭敬啊。

哇！看不出来，挺能狡辩的。李颖又把头斜着看了一眼汪楚材，周彤在旁边微微露出满意的微笑。

过奖，过奖。汪楚材觉得这女孩特可爱，不由得幽一默，在下天生笨拙，不善言辞，以后还望姑娘多多指点。

大家都笑了。

李颖用手勒了一下书包带，如果真照你这么说，我只有惭愧得去撞墙。

到班级了，门是开着的，墙就别撞啦！没想到单滨突然插一句。

汪楚材记得，单滨在说再见的时候带着一副狡黠的笑，当时还以为这家伙发哪门子春呢？没想到……

汪楚材，你老实交代吧，下课时我已看到了。每次从你班过，总看见你同她俩谈话。告诉兄弟们吧！是哪一个？钟笙翻过身爬在床上看着他。他俩床挨着。

不要瞎猜，没那意思！汪楚材实在没想到他们会这样误会。

别不好意思。刘凯插话了，其实我最能证明，同一个班级我坐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班上大家都这样认为。

这，这不可能。汪楚材觉得太奇怪，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别人都全看在眼里了。

告诉我们是哪个吧？别装模作样了。蒋春桦从下铺把头伸上来。

两个都不错，汪楚材，我看你不如来个一箭双雕。单滨这家伙奸诈无比。

说真的，整个系也只有她俩强，周彤美丽大方，李颖纯洁可爱。刘凯不知从哪里捡来了几个词。

我看你们还真有缘，胡冠军还把她俩调到你前面坐。他又接着说了句。

NND，不说话不会以为你是哑巴。汪楚材故意笑着骂了句。

胡冠军就是班里的辅导员。

想起开学第一天，他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时，就让大家在底下取笑了一阵。

第四节

喂，看什么书呢？是刚才那个女孩问我。

我对她微微一笑，尽管我想保持平时的冷漠，但这次还是很感激地笑了笑，一是为了刚才那一脚，二是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还是第一次跟陌生人打招呼。

我把书合上，给她看封面，是黄仁宇先生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她微笑着看着我的书，接着又很大胆地对视着我的眼睛，我慌忙避开。

我上班时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你。她说。

是吗，很巧。我把目光移到窗外。

你在哪里上班？她估计看出了我的表情。

三年来除了几个异性的同学遇到后偶尔打个招呼，都没有同一个无关的陌生人聊天，尤其是女生。我的这种举动曾让公司的女同事把我作为孤僻之人对待。在办公室出出进进都是一个表情，除非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情相互讨论，但一般也都是我听他们说，再自己简单说几句，有点像《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在失去紫霞仙子后，看到唐僧时说的几句话那样，简短。

国贸那边一个小公司。我从礼仪上进行了回答。

哦。她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我又翻开书了，就只好看车上电视里播的广告。

从带着这颗伤感失落的灵魂离开BK大学后，我就一直让自己保持这种处事风格，避开一切漂亮的女孩。是在逃避三年前的痛，也是无法使自己摆脱三年前的痛。

穆晨一个人趴在桌子上认真地写字。他的字写得特别好，可以说这个班找不出第二个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的。

那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是他临摹大师手笔写下的字迹珍藏品。他每一个字都写得那么认真，那么有力度，一看就知道他的功底有多深，有多硬。

穆晨是个来自山区的孩子，贫寒的家庭使他埋头苦学，心里惟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改变这贫困的环境。尽管高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他还是落榜了，公布分数的那天，他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扑在地里头脑一片空白。十二年的汗水，家里唯一的希望，他感觉到自己愧对起早摸黑在地里累弯腰的父母，愧对初中还没念完就去沿海打工供他上学的妹妹。他迷迷糊糊地走着，走进了大山。第二天清晨乡亲们才找到他。他跪在地上，眼泪已经哭干了，嗓子已经哑了。

心血，十几年的心血；希望，祖祖辈辈的希望。他在床上躺了三天，他妈妈坐在床边守了三天。

在他从床上起来的那天，他的父亲，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拍着他的肩膀。儿子，我会让你去读大学的！

于是他父亲说出这几天在城里了解到现在有种大学不要分数也能去念，参加国家考试，每门考试过关一样颁发国家承认文凭。但穆晨咬定牙要选择复读，不考上绝不罢休。父亲语重心长地劝他，复读可以，可是家庭条件和教学质量不允许再做赌注，整个地区升学率那么低，就算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但有必胜的把握吗？况且两种学校学费都差不多，如果早一年去读大学，那么就会早一年毕业，早一年工作。

穆晨实在没想到父亲在这方面既然如此开明。他考虑了整整一个礼拜，又去征求了老师的意见，于是决定了选择民办高校，又在当地招生代理的介绍下选择了这所全国小有名气的BK大学。

听他自己含泪地说，为此他家里欠下一大堆债，他父亲为了让他有双像样的皮鞋，居然跑到医院里卖血，这还是晚上他偷听父母谈话才知道的。

汪楚材与他同桌，尽管他在别人面前总不说话，但只要汪楚材那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僵尸说成活人的嘴巴一开动，穆晨那浓重的家乡话也开始像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而每每这个时候，坐在前面的周彤和李颖就开始偷听他们的谈话。真是很奇怪，来自不同地方都带着浓重家乡音的男生居然能聊得很顺利。弄得前面偷听的两个家伙会突然返过身问，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标准点哦。

而这个时候，两个男生就哈哈大笑，继续他们的国事商谈。进了大学就是比中学有明显区别啊，自习课都可以随便走动，随便喧哗，跟菜市场没有多大区别。

我要下车了，拜拜。车快到北辰的时候，那个女孩边往车门那边挤，边向我打招呼。

我向她挥了挥原本扶着扶柄的左手。

很快车在北辰商场前面的站牌下停了。她挤下了车。

透过车窗看见她站在站台上向车内望。

公交上了横跨四环的桥后就明显快多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终点站地坛。下车的人多，都是往地铁方向走。匆匆忙忙的。我还是保持往常的速度，不紧不忙的向安定门地铁站走，反正不会迟到，去早了也没什么意思，公司那些女生都是九点上班九点半到。老板是个比较迁就的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从来不要求什么，尽管几次开会半透明的提过几次，但大家还是雷打不动的迟到。这种现象估计在北京的众多单位中应该是个例外。

在第一个路口，北边还是那个老太太，穿得很破烂，用一块紫色的布（估计是块毛巾）蒙着头，双手作揖跪在地上，前面摆了个很大的塑料盆，中间零散的放着几个硬币。她在这里工作应该有半年了，每天在大家上班前出现，在下班后消失。记得有天加班，我到这里来候车应该是快八点了，在路灯下看见她从跪着的膝盖下掏出一个包，鼓鼓的，把盆里的钱慢慢的往包里塞。

后来，慢慢的观察到，他们一般是等盆里的钱到一定数量时，就会趁人不注意时塞到早已准备好的包里，给盆里留几块硬币，动不动摇几下，呼唤大家的同情。

路口的南边是一个残疾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长长的衣服，坐在一个带轱辘的小木板上，他总是在那里来回十米的范围内挪来挪去。一只手拿个什么东西在地上用力移动小木板，另一只手举着一个瓷器的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比那个老太太先来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去年十月就来了，那个老太太是十一月来的，两个在路口，一南一北，从来没看到他们侵犯对方的地盘。

汪楚材从计算机系办公室走出来已快中午放学了。刚才他推掉了胡老师要他当班干或团干的要